

说不尽的末科进士

王勇则 著



说不尽的末科进士

王勇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不尽的末科进士/王勇则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476-1239-2

I. ①说… II. ①王… III. ①进士—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1897 号

说不尽的末科进士

王勇则 著

策划/黄政一 责任编辑/黄涵清 封面设计/张晶灵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0.25 插页: 5 字数: 543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 册

ISBN 978-7-5476-1239-2/K·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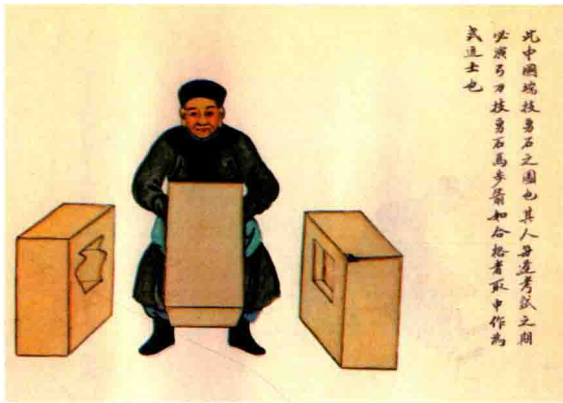
定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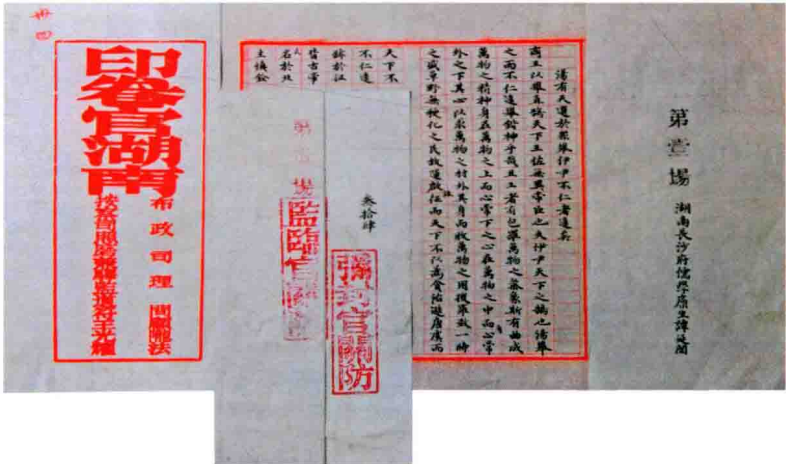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端技勇石图》(《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之一)。清代武科乡试、会试,俱分试内外场。外场科目包括马射、步射、开弓、舞刀、掇石,也称“马步箭弓刀石”。内场原考策论,嘉庆年间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无错误者为合式。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武殿试取中武进士一百四十一名,因1901年率先废除武举,此科武进士即称末科武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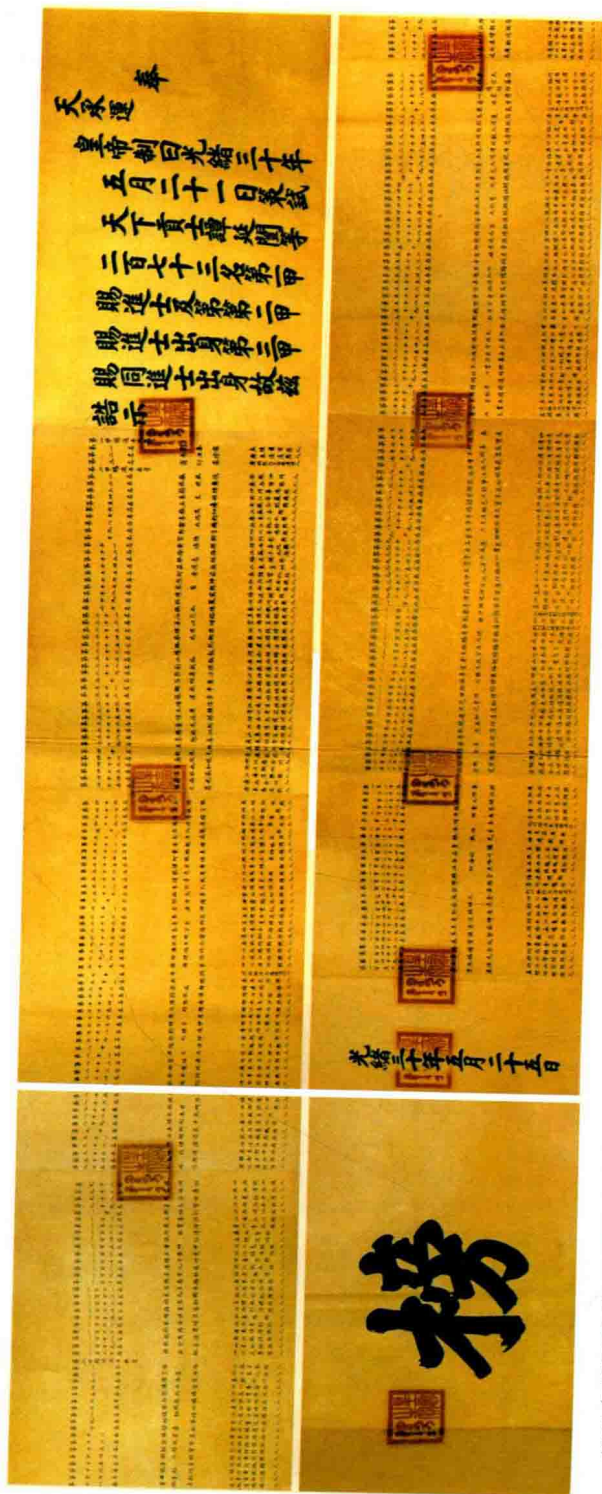
此中國端技勇石之圖也其人必是考武之期必演弓刀技勇石馬步箭如合格者取中作為武進士也



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會試,借闈河南貢院。湖南舉人譚延闓被取中會元(會試第一名貢士)。覆試、殿試、朝考均在北京保和殿舉行。覆試第一等第一名為黃瑞麒、殿試第一甲第一名(狀元)為劉春霖、朝考第一等第一名(朝元)為譚延闓。因1905年廢除科舉,此科二百七十三名文進士即稱末科文進士



1904年甲辰恩科殿試題名小金榜。小金榜用于呈進御覽



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题名大金榜。此科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一百二十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五十名。大金榜通常于新科进士“大传胪”时，由礼部预先在北京东长安门附近搭建的彩棚内张挂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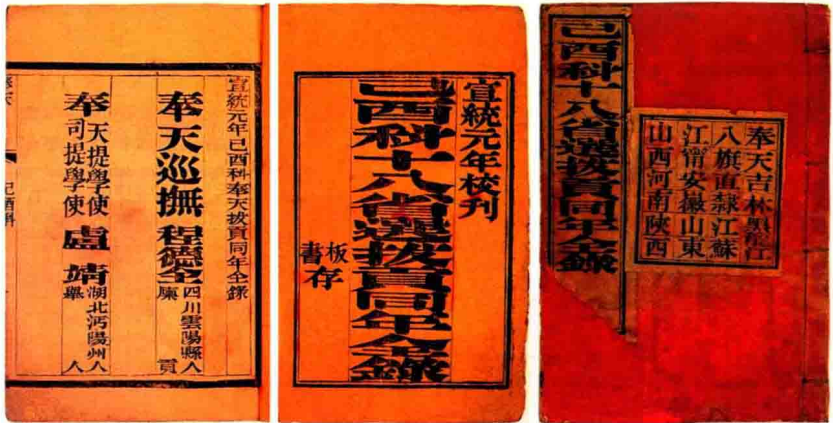
刘春霖应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时的殿试卷(策一篇)。无卷面、卷底。清代殿试卷为统一格式,书写也有规范。刘春霖殿试卷卷面包括“应殿试举人臣刘春霖”(自书)、“第一甲第一名”(朱笔),钐“礼部之印”(满汉合璧)。卷底为朱文戳记,内容为印卷官(由两名礼部官员充任)姓名、职务。刘春霖为此科状元,大魁天下后,获授翰林院修撰。



光緒二十八年(1902),湖北學政胡鼎彝關於變通科舉的曉諭。主體內容為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頒布的上諭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頒布上諭,停止科舉。圖為《上諭檔》所載



科舉廢除後,為解決生員出路問題,清政府多次舉辦優貢、拔貢考試。圖為宣統元年(1909)《己酉科十八省拔貢同年全錄》的封面、扉頁和正文第一頁

前言

清末,中国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变革。其中,废除科举制度、倡办新式学堂,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荦荦大端。于是,有这么一群人,相继搭上了中国科举的末班车。

他们就是1898年戊戌科武殿试题名的141名武进士、1904年甲辰恩科文殿试题名的273名文进士(另有15名文贡士)、1904年甲辰恩科翻译会试中式中的2名翻译进士。

先是1901年废武举。永远停止武科,虽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仍有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和决策过程,但却拉开了颠覆科举体系的帷幕。此举终于使那些通过花拳绣腿谋求功名的花架子们没了任何指望。此后,若从军报国,就得到军事学堂苦读苦练、学习真本领,以提高抵御外侮的能力。

1905年,清朝统治者终于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和朝野有识之士的百般呼吁下,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按照既定计划,1900年为庆祝光绪帝三旬万寿,确定1901年为辛丑恩科会试。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原计划被彻底打乱。后改为1903年借闋河南贡院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即癸卯科会试。1904年本为甲辰科会试,因慈禧太后七旬万寿,1903年颁布上谕:“着于本年举行癸卯恩科乡试,明年举行甲辰恩科会试。其癸卯、甲辰正科乡会试,即归并丙午、丁未科举行。”这就是甲辰科被称为甲辰恩科的缘由。丙午、丁未分别指1906年、1907年。甲乙正科一废,基层科举考试自然也就因无所遵循而无疾而终了。因此,甲辰科文进士和翻译进士,就成了中国最后一批科举正途出身的进士了。

按说科举革废之后,进士、举人等科名也就从此作古了。实则不然。从1905年至1911年,留洋毕业生、国内新型大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办学、防疫有功人员,有不少又被清政府赏给了进士、举人等出身。此举可视为科举制度的惯性和余波。那么,在这“刹不住车”的7年间,赏给进士有多少?经考析,得出了一

个有别于以往的结论,即:赏给进士共计 263 名(包括赏给进士学位 2 名),又特赏翰林院检讨 1 名。其中赏给游学毕业进士 184 人。这类获赏进士又有“游学进士”“毕业进士”“钦奖进士”等多种称谓。

本书的研究重点就是对这些进士的生平履历予以考察,而且试图把末科进士参加科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搞搞清楚。

一是对于末科武进士群体,此前尚未系统研究过。如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对于此科武会试中额及武进士人数,均载为不详。若研究末科武进士的生平事迹,必须先搞清楚其姓名籍贯、初仕除授等基本问题。由于《上谕档》《清实录》并未开列末科武进士等第,1979 年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007 年版《清朝进士题名录》也不载武进士题名,因此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可做。在检索到的两种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武科进士研究》《清代武进士仕途研究》)中,均未提及末科武进士的基本情况,且均未将末科武进士作为研究对象。这也表明,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空间很大。此次进行了整体缕析,可对这个群体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了解。

二是此次编制的末科文进士基本履历表,所涉内容是迄今为止相对最为具体的。尤其是通过考察其原名、更名以及重名现象,旗人冠姓改籍等情况,又锁定了一些值得检索的关键词。

三是到底有哪些末科文贡士未覆试、未殿试?又有哪些前科文贡士补覆试、补殿试?此次经过反复揉搓,已水落石出。

四是末科文进士中式后的授职情况比较复杂,研究空白较多,本书以较大篇幅对此进行了探查。

五是对于末科翻译进士(包括 1903 年癸卯科翻译进士),此次发现了以往记载中的明显遗漏,确认此两科的翻译进士共计 6 名,并对其事迹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这也是以往从未涉及过的,或可对 2007 年版《清朝进士题名录》等科举工具书所载提供有益补充。

六是对废除科举之后的获赏进士总人数,已见记载不一。由于《清实录》存在误载,导致长期以讹传讹(如徐景文被改给医科举人的上谕一直未引起重视)。此次通过重新统计,予以正误。

七是发现了《上谕档》《清实录》中存在的多处相关问题,包括明显的误抄误载以及容易产生歧义的漏抄漏载。对于这些问题,已在书中一一指出并予以适当考析。

而对于末科文武进士来说,其初仕、除授后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白话报》1904 年 3 月 17 日第 7 期的《康

茂才投军》一文，指斥进士出身的桂平县知县贾保国“荣登进士为官长，曾工八股善文章。练成奴隶新思想，不顾民隐顾荷囊”。这段唱词是否对于风光无限的进士群体有所偏见呢？可见，通过梳理末科进士人生脉络，展示其建树和成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更具有社会意义。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有言：“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寂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

诚如斯言。废科举后，他们在剧烈动荡的时局面前额手庆幸之余，福祸未知，不免忐忑。此后，他们的命运确实各不相同。虽然他们走的都是科举这座独木桥，但由于全凭科举等第授职，其人生道路从此大相径庭，甚至有霄壤之别。比如：有幸被钦点翰林者，总能占得先机；出洋游学毕业生，多受重用；混迹中央各部者，因见多识广，不乏发展空间；而被发往各地的即用知县，大多只能长期扎根基层了，但他们如果能心系百姓、廉洁奉公，一样备受尊重。还有少数进士，因自身健康、家庭变故、目光短浅、抱残守缺等原因，未能把握住通过考取进士改变自身境遇的良机，也未能为国家和民族发挥更大作用，这很令人感叹。

但科举绑定身份只是表面现象，绝非一成不变。纵观末科进士的命运，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要看其能否秉持民族大义、能否符合时代发展需求、能否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绝不能仅仅着眼于其在官场上混得多滋润、官儿当得有多大。如果单纯地把末科进士曾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议长、总长、督军、省长、司令、将军、主席、部长、厅长、局长、县长、秘书长、行政院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作为评判其成功与否的标尺，就很可能失之偏颇。

在文教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是末科进士这个特殊群体中的最显著特点。投身教育事业是末科进士的主要选择之一，其中的校长、教授等教育家多达数十人。如熊范舆和李桀都曾是李大钊的老师，余维翰曾是毛泽东的老师，竺磨祥曾是蒋介石的老师。诗文书画则是末科进士的强项，有成就者不胜枚举，尤以末科翰林书法最为人称道，时有“工书负盛名，求者遍天下”之誉。其中成就较高者，如谭延闿的书法、姚华的绘画、姚华和张国溶的颖拓、钟刚中的篆刻、汪士元的书画收藏、刘启瑞和沈秉乾的古籍收藏、黄远生（即黄为基）的新闻通讯写作、王季烈的昆曲研究、苏舆的经学研究、陈焕章的孔子研究、金梁的清史研究、商衍鎏和朱汝珍的科举史研究等。关赓麟、许承尧、赵录绩等近百人创作的诗词、对联等，亦可圈可点。而沈钧儒等是知名律师，许业笏等是知名居士，还有金石学家、方志学家、文献学家、翻译家、法学家、外交家、实业家、慈善家、工

程学家等,总之是遍及很多领域。

如果末科进士能够适应形势、与时俱新、勇于突破,还是能够在时代变革中大有作为、引领潮流的,犹可谓“若得个中意,纵横处处通”。末科进士中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他们是在清末社会大变革中参加立宪运动、加入同盟会、投身保路运动、参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和开拓者;他们是在民族危亡关头保持民族气节、勇于抗日御敌、誓死不偷生屈节、矢志救亡图存的爱国者和探索者;他们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迎接新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者和建设者。他们在人生轨迹出现重大转折时,不仅判断得清、把握得准,而且具有为国纾难的坚强意志,堪为有识之士。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就是在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总有个别末科进士成为政治上的糊涂虫、时代的绊脚石,有的甚至开了倒车、起了坏作用,堕落为民族罪人。如主张复辟者有之,拥护帝制者有之,罔顾正义者有之,背弃民族大义者有之。而最为人所不齿的,就是抗战期间充任伪职、卖国求荣的王揖唐、叶先圻及末科贡士高步青等汉奸。其投敌附逆、助纣为虐、伤天害理,史载明确。其奴颜媚骨、卑躬屈膝、觊觎事敌,尤为可憎。这些末科进士中的败类,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也就是说,进士出身固然可喜,固然荣耀,但并非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路径、命运走向的最关键因素。末科进士金榜题名后,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但绝不意味着不可逆转。命运总是时时掌握在自己手中,梳理末科进士的生平事迹,如果着眼于其人生抉择,探究其对前途未来的把握,就很有历史借鉴意义。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耆宿。邵从恩被誉为“和平老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1944年与张澜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1946年代表无党派人士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政策和内战政策。其于1949年10月1日晨5时病逝于成都,殊为遗憾。但仍有部分末科进士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令中华民族无比光荣的历史时刻。他们在欣喜之余,都以此为荣,且竭力虔心地发挥余热。

他们之中,大多数被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有的也担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已知商衍鎏相继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钱自严(即钱崇威)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张宾吾(即张名振)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杨巨川任甘肃省文史馆首任馆长,第二任副馆长为王烜。邢端、戴宝辉、钟刚中、陈宗蕃、陈继舜、白葆端、关赓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高振霄、濮文波、曹元鼎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方兆鳌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刘启瑞为江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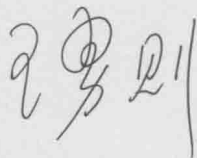
省文史馆馆员。曲荔斋(即曲卓新)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末科贡士邹鹄为江西省文史馆馆员。

“生前有文章而传,老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末科贡士林骚 1953 年去世时,泉州人民政府致送的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仍健在的末科进士还包括唐桂馨、季龙图、王季烈、江孔殷、贾景德、朱文劭、岑光樾、张琴、金梁、程天锡、沈秉乾等,已知超过 30 位。他们无不为人民当家作主、从此天下太平而鼓舞欢欣。

末科进士中的杰出代表是沈钧儒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63 年沈钧儒逝世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悼词中高度评价其光辉战斗的一生:“沈钧儒先生出生于封建家庭,受旧社会教育,从科举出身。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追求真理,要求进步,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经受锻炼和考验,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之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一生。他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沈钧儒先生的一生,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那么,最后一位健在的末科进士是谁呢?已知有两位卒于 20 世纪 70 年代,即张名振(1884—1970)、曹元鼎(1876—1971)。而末科文进士殿试题名时的最年长者任嘉莪、张应济。已知 1904 年甲辰科殿试时,任嘉莪、张应济均为“年五十三岁”,即均生于 1852 年。他们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这表明,末科进士群体的在世时间几乎跨越了两个甲子,而他们的影响更是深远,如今仍常被人们津津乐道。其独特的历史魅力,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也正是本书不遗余力地挖掘其历史内涵的意义之所在。



2016 年 10 月 20 日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1898 年戊戌科武进士

马步箭弓刀石 形式重于实际	1
武进士排座次 履历多不清晰	9
武进士寻出路 改入学堂就读	20
提标右营参将 镇守上海城防	25
赴美担任武官 屈死沉冤难前	45
平日高自位置 公然目无法纪	56
纵然武艺过人 总体乏善可陈	61
面对外侮危局 率先停止武举	79

第二章 1904 年甲辰科文进士

经济特科考试 权当牛刀小试	89
甲辰科的原委 不平凡的经历	90
鼎甲名次变易 进士心存疑虑	105
科举考试废止 新式学堂普及	142
末科进士题名 经历各不相同	158
末科贡士难闯关 前科贡士终如愿	161
前科进士补朝考 内阁中书汪康年	218
贡士若未赐进士 日后仍能抓机遇	225
	233

第三章 甲辰科文进士如何授职

朝考后授职共分七种	251
	252

朝考后如何“点翰林”	255
两人缘何“归班铨选”	266
钦点学习主事 如何签分各部	273
末科进士返乡 游沪堪称时尚	278
骗子无孔不入 冒牌惯走江湖	286
进士馆毕业与游学东西洋并举	296
游学毕业考试成为升阶主渠道	347
 第四章 1904 年甲辰科翻译进士	369
翻译科考试的来龙去脉	370
癸卯科翻译进士有四名	376
甲辰科翻译进士都有谁	385
 第五章 1905 年至 1911 年赏进士	395
进士头衔仍风光 科举情结犹未了	396
科举制度废除后 赏给进士知多少	401
三人考列最优秀 暂缓验看有隐情	455
赏检讨加侍讲衔 王闿运好运连连	461
 主要征引书目	466
 后记	469

第一章

1898 年戊戌科武进士

1901 年,清政府废除武科考试。此为近代军事教育制度的革新,也是中国近代军事人才选拔模式的革新。这也意味着,1898 年的戊戌科武进士成了最后一科武进士,因称“末科武进士”。

那么,末科武进士是如何考试的?从武贡士到武进士,题名有何变数?末科武进士一共有多少人^①?关于他们的姓名、籍贯等记载是否相符?他们的经历如何?有何作为?以下予以缕析。

^① 《中国历代武举登科表》不载光绪戊戌科武进士登第人数,参见邓洪波、龚抗云编著:《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216 页。王晓勇《清代武科进士研究》(河北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刘丹枫《清代武进士仕途研究》(辽宁大学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也未涉及。

马步箭弓刀石 形式重于实际

马步箭弓刀石,是清代武科外场考试内容的简称,指马射、步射、开弓、舞刀、掇石,也称“马步射弓刀石”。其中包括射箭本领和膂力这两方面,是对考生武技和身体素质的综合考察。但这些考试科目的确定,仅仅符合冷兵器时代战争的需要^①。

《中国教育通史》指出:“专重骑射、技勇,而忽视武学,成为清代武科举的一大弊病。正因为如此,其录取者大多为不学无术的一介武夫,缺乏军事理论素养,无法在军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武举这一弊病的形成,归根结底是清统治者的指导思想长期囿于满洲骑射传统的结果。”^②

《清史稿》卷108《选举志三·武科》:“凡乡会试,俱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其中,技勇即指“弓刀石”。



同治二年(1863)癸亥科武殿试命题名的进呈单。据此可知清代武进士考试情况,如:恭拟第一名黄大元(武状元)“马上中七箭、马下中六箭、弓十三力、刀一百二十斤、石三百斤”

① 张大为著:《武林丛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第117—118页。

② 马铤著:《中国教育通史》第10卷《清代卷(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5页。



掇石是武举乡会试科目之一。石上镌刻年月、重量、吉语



掇石主要考察臂力。端举时，须离地一尺



一、戊戌科武会试和武殿试

《申报》1898 年 9 月 16 日第 1 版《武试先声》：“京师访事友人云：本年例应举行戊戌科武会试。现经兵部造送各省应试士子花名清册。计赴部报到者，甚属寥寥。除云贵、陕甘、四川等省道途较远，理宜早到，已先后抵京外，其余湖广、苏皖各省武举公车北上者，尚不多觐。盖恃轮船飘疾，只有数日路程，故皆迟迟吾行也。七月某日，兵部武闱提调，颁发告示曰：‘为晓谕事，照得本年举行戊戌科武会试，场期在迩。所有各省应试武举，赍文赴部，自八月初一日起，二十五日止，随到随投，以免壅积。毋得违误。特示。’”

此告示拉开了末科武进士选拔的序幕。但这也表明，在 1898 年戊戌变法之际，在朝野的百般呼吁下，武科考试已有所降温。

武举人、武贡士跃跃欲试，志在必得。如《申报》1898 年 8 月 30 日第 3 版《赳赳观光》：“今秋为武会试之期。本邑武孝廉秦本干等，已在县署报明三代履历，取具里邻保结，由县尊黄大令转稟府尊，申详江苏巡抚，一面颁给公文，整备北上。昨日，武进士倪殿元投县署，请给咨文，以便入都，补应殿试。黄大令亦已一体照办矣。”

倪殿元是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1892 年参加壬辰科武会试，中式武贡士，尚未获得进士出身。报章尊称其为武进士，实属习惯使然。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 年 10 月 6 日），“兵部奏派武举覆试之王大臣。派出恭王、庄王、郑王、睿王、敬信、溥善、启秀、溥良”^①。

① 参见《申报》1898 年 10 月 17 日第 14 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京报〉全录·宫门抄》。